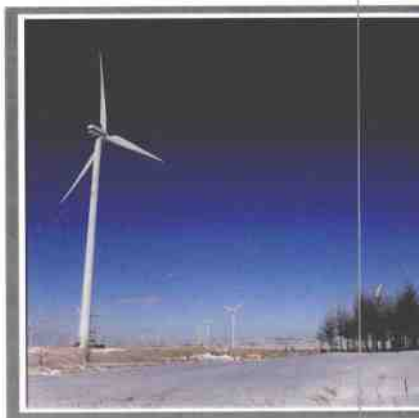


心 一 灵 物 语

CHENkefeng
SHIWENXUAN

陈克锋诗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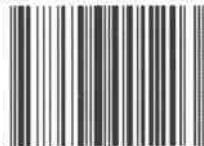
陈克锋 著



黄河出版社

策划·主编 钱国栋 纪广洋
责任编辑 卢建明
封面设计 焦萍萍
监 制 葛春亮

ISBN 978-7-5460-0120-3



9 787546 001203 >

总定价: 405.00元 (共15册)

陈克锋诗文选

陈克锋 著

黄河出版社

策划主编 钱国栋 纪广洋

责任编辑 卢建明 封面设计 焦萍萍 监制 葛春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克锋诗文选/陈克锋著. —济南:黄河出版社, 2009. 12

(心灵物语丛书. 第2辑)

ISBN 978 - 7 - 5460 - 0120 - 3

I. 陈… II. 陈…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1560 号

丛 书 名 心灵物语丛书(二)

书 名 陈克锋诗文选

作 者 陈克锋 著

出 版 黄河出版社

发 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英雄山路 21 号 250002)

印 刷 山东和平商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6.75 印张 2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60 - 0120 - 3

定 价 405.00 元(共 15 册)



目 录

〔第一辑〕 散文卷

爱的惩罚	3
少块玻璃的门	5
我生命中的那棵西红柿	7
乡村老货郎	9
掏空的童心	12
结巴	14
长了腿的灵芝	16
镜框后面的尊严	17
你有几把开门的钥匙	19
只要心中无鬼	21
阳光的力量	24
小大棉袄	25
坡高坡低	27
墙上的蜡烛	28
会说话的哑巴	30
同情大芦花	32
鸟窝里的信任	34

偷不走的亲情	35
蜜蜂牌缝纫机	36
粗枝大叶,也有细的根	37
行动,永远比争辩更重要	39
父爱不荒诞	41
一忍再忍	42
慈母心	43
鼠背上的母爱	45
大地不会说谎	46
椿树王	47
金黄色的豆子金黄色的情	49
地瓜花	51
来自黄泥崖的泪水	52
不土的,是心	53
两只公鸡	54
机会	56
墙	57
痛苦	58
失败未必不是歌	60
寂寞	61
平凡·平庸	62
装潢	63
思念	65
执著	67
抓牢幸福的缰绳	69



砍掉一棵树	71
挂在鸟笼里的风铃	73
珍惜你的氧气袋	75
磨	77
岭上茅草地	78
洒满阳光的路	80
雀殇	82
岁月给我的一掌	83
做自己的弹棉匠	84
活着,就是幸福	85
与自己为敌	87
画成一棵树	88
把阳光洒给别人	89
打碎自己	90
一朵的魅力	91
向我招手的朋友	92
心葬	95
悲悯的生 从容的死	97
大师级的玩笑	99
爱情·婚姻·鞋子	100
永恒的雕塑	102
天空,不是鸡的天堂	104
亲爱的,我爱你	106
卖泥盆的老人	108
心灵深处有盏灯	110

一串糖葫芦	112
抛出自己	114
学会放手	115
权威的认定	117
信念在高处	118
感谢上帝	119
吹出心中的歌	121
温柔的指正	123
一只燕子	125
至少记住你一点	127
女孩,走过那片沼泽地	130
樱桃一样的女孩	133
点一盏心灯	135
让心灵长出耳朵	137
长成美丽的蝴蝶	138
流泪的康乃馨	139
双拐撑起不倒的父爱	141
两朵白荷花	144
活的代价	146
随意的妙处	147
心想事成	148
人生的减法	150
金钱是零	152
神笔的归宿	154
守住心灵的宁静	155



心花不败	157
美丽的曼陀罗	158

〔第二辑〕 诗歌卷

根	161
梦门之外	162
相思	163
你是我的花喜鹊	164
老蚕	165
我没想到我会在春天写诗	166
化蝶	167
竹的心事	168
镰刀	169
给淘井者	170
葫芦	171
割猪草的姐姐	172
和父亲锄地	173
深入山村	174
农历七月	175
听楼	176
副刊上的小诗	177
界石	178
担水的人	179
耕地	180
在城市人的眼中(三首)	181

在乡下写日记	183
槐花飘香	184
晒太阳的老人	185
听书	186
老爷爷的清明节	187
清明	189
看	190
走路	191
开荒的父亲	192
口碑	193
独坐山谷	194
怀念一支钢笔	195
诗歌	196
喜鹊的梦想	197
敬礼	198
樱花开了	199
另一种美丽的极至	200
我怕写诗	201
躲着	202
酥油花	203
叩拜	204

[第一辑]

散文卷





爱的惩罚

寺庙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钟声悠扬、香气袅袅,好一派庄严肃穆的景象。令人备感惊讶的是,几乎所有的松柏都扎根在悬崖峭壁上。那么,这么多的松柏是怎么栽植上去的呢?而且,一长上百年。

蒙山下的老人说,这个寺庙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香火旺盛,拜佛求福的信男信女络绎不绝,奇就奇在这些参天的松柏上。

原来,寺庙周围并没有这么多树,庙本建在悬崖上。老和尚曾经在可以攀爬上去的地方撒过松柏的种子,然而,调皮的麻雀总能把这些种子收拾得一干二净。一座寺庙,没有草木的衬托,终究不像个寺庙,光秃秃的,没有生气。

想了很多办法,老和尚都没能解决这个难题。

一年春天,山下村落的一群孩子又到寺庙撒野。他们用自制的弹弓打喜鹊,许多石子就落到了寺庙的院落里,把一堆碗盆砸得一片狼藉。孩子没有跑远,就被老和尚逮着了。

老和尚一副怒气冲天的模样,把孩子们领进了院子,破碎的碗盆,惨不忍睹。

正当孩子们吓得魂飞魄散之时,老和尚从屋内端出一盆泥巴,手里提着一包松柏种子。

“来,你们把我的碗盆打破了,为了惩罚你们,把这盆泥巴包着种子弹到悬崖上。”老和尚的话音不重,却像命令,无法违抗。孩子们担心父母的巴掌,乖乖地将种子包在小泥团内,一个一个地弹到悬崖峭壁上。

翌年春天,一棵棵幼苗在微风中舒展着枝叶。老和尚去世的时候,寺庙周围已经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色了。经过一百多年的风雨滋养,当年的

幼苗早已长成参天大树。晨钟暮鼓声声悠扬，苍柏掩映着寺庙，一片神秘的色彩。

蒙山下的村落村民换了一茬又一茬，关于老和尚惩罚孩子的故事依然流传在十里、百里、千里的民间。



少块玻璃的门

曾经有很多年，故乡低矮的茅檐下，有着少块玻璃的门。

“玻璃怎么不见了一块，是不是被打碎了？”少年的心总是渴望着完美，哪怕自己的家一贫如洗。

正在淘米的母亲说，没碎，让你父亲拿掉了。

我感到了惊奇。好端端的一块玻璃为什么要拿掉呢？

嗖，一个轻轻的身影从缺口钻了进去。燕子！

我的耳畔立刻回荡起悠扬的旋律：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我问燕子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我几乎要跳了起来。

燕子来了。这来自南国的客人终于回到了老家。

我的身心愉悦起来，血液充盈着，心跳加快。

“快起来，那只燕子妈妈不敢下来。”母亲仰着头，对我说。

另一只叼着春泥的燕子站在院子梧桐树上，瞅着我。比起通过缺口进屋的燕子，它似乎更为谨慎。

我蹦跳着闪开一片空地。看梧桐树上的燕子轻盈地钻过家门的缺口。

老人们常说，燕子是灵性的动物，在谁家垒巢生子，就是跟谁家结缘；如果今年来了，明年翻山越水，千里迢迢回到北方，它们依然可以找到当初的家。我为这些小精灵们拍手叫好。

也有老人说，在迁徙途中，有的燕子可能遭遇不幸。如果哪家的燕子没回来，很有可能夭折在了路上。我听了，时常伤心地要流泪。

所以，看到自家的燕子回来了。我格外地兴奋。

每日，我便在燕子倏忽的舞蹈中做作业。也不知哪天，便听到了清脆的呢喃从燕巢中传来。再过几日，就会有黄黄的喙偶尔从里面露出来。而后，我就数不清通过家门缺口的燕子到底是几只了。

弟弟结婚，父亲翻盖了房子。低矮的茅檐下，再也没有了少块玻璃的门。

那年春天，我提心吊胆地想，燕子还回来么？回来了，他们还认得先前的家么？

油菜花开的时节，我回到家。母亲喜悦地说，燕子回来了。抬头看时，高高的平房板上，悬着形状类似簸箕的巢。

父亲笑着说，这小家伙真机灵，它们照着你娘放在院子里的簸箕，垒出一个独创的巢。

一种涩涩的感觉涌上我的眼角。呵，缺口的家门和簸箕的巢！



我生命中的那棵西红柿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一条连接村庄与菜园的乡间土路上，一辆载着小小少年的旧单车火急火燎地飞……这是我20多年前记忆中生动的一个章节。

飞车的尽头，是父母操持的一份菜地，里面郁郁葱葱地生长着萝卜、黄瓜、白菜，还有我亲爱的西红柿。从乡小学放学回来，扔下书包，跨上单车，我首先想的，就是去见这些散发着朴实气息的乡下朋友。不，准确地说，是我心爱的西红柿。如同优秀的魔术师，它每天都会或张扬或低调地为我变出几个大小不一的熟了的果实。

我喜欢那种如期采摘的幸福感觉。有时从显露的枝头，有时从枝叶的隐秘处，自然成熟、汁多味美的西红柿让我触摸到更多的惊喜。它就像从没欺骗过我的老人或朋友，每天，每天，都制造着一个少年的怦然心动。

倘若风雨过后，有的西红柿倒了，夕辉脉脉的映照下，一个少年小心翼翼绑扶的身影定格在虫鸣声声的菜地里。

可是，有那么一天，还没进园，隔着矮矮的篱笆桩，我一眼就看见了空无一物的菜地。我的西红柿呢？我的魔术师呢？菜地里远远近近忙着换季的村民，在用无声的劳动告诉我，那些红红的酸甜可口的果实似乎与不可逆转的季节一样，不复重现了。

我疯了一般，拦住了半路上荷锄而来的父亲。

“西红柿呢？”

“拔了！”

泪水不听话地涌出来。我厉声质问，“谁拔的？”

“我拔的啊。换季了，不得种过冬的蔬菜么？”